

基于语料库的《佛国记》晋僧法名英译研究

梅中伟¹, 穆舒悦²

¹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洛阳

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郑州

【摘要】《佛国记》现有的 13 个英译本, 9 个译者, 但对晋僧法名的翻译多有不同。目前学界对佛教僧人法名翻译尚无统一标准。本文基于语料库分析了《佛国记》诸译本的法名翻译特点, 并对各种翻译方法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分析, 提出了符合当代翻译惯例的法名译法。

【关键词】《佛国记》; 法名; 翻译; 语料库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4 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文明互鉴视角下的河南翻译家研究”(项目批准号 2024XWH167) 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6 月 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7 月 4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80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monk names of Jin dynasty in *The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Zhongwei Mei¹, Shuyue Mu²

¹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²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 There are currently 13 English versions and 9 translators of *The Records of the Buddhist Kingdom*, but they differ radically in translating the monk names of Jin dynasty. At present,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in academia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of monk names in various version of *The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based on corpus, studies the various translation methods in contrast, and proposes a translation method for monk names that conforms to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conventions.

【Keywords】 *The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Monk name; Translation; Corpus

1 研究背景

关于普通人姓名的翻译, 不少学者都曾经探讨过。辛献云^[1]对汉语人名英译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详细介绍了当前人名英译的现状, 并指出了翻译标准和期刊署名标准的冲突。骆传伟^[2]等对人名翻译的规范、策略和理据进行了分析, 并对汉语人名外译为不同语种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总体而言, 汉语人名英译一般采用音译, 具体而言就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拼写方法, 把姓和名分开各自独立成词, 且姓和名的首字母均大写; 如姓或名非单音节且容易造成拼读错误, 则可以将音节间用隔音符号分开; 一般将中国人名英译后, 姓写在名前。近年来, 国外仍有少数媒体在中国人名英译中使用不同译法, 比如把姓和名颠倒、姓全部大写等。总之, 人名英译仍然是翻译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法名, 也叫法号, 是佛教教徒皈依佛教后所起的佛教名字; 皈依佛教之前的姓名一般称为俗姓名, 比如晋代高僧法显出家前, 俗姓龚, 俗名不详。我国佛教皈依者一般都有一个法名。法名和普通人命名规律不同, 社会功能也有不同, 故二者的翻译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关于法名的翻译策略, 译界尚无系统研究, 更无统一标准。

鉴于法名翻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积极意义, 本文基于语料库对《佛国记》英译本中法名的翻译进行指瑕, 以期提出符合当代标准的法名翻译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语料检索法

目前发现《佛国记》有 13 个英译本(含注解本)。梅中伟^[3]于 2020 年指出有 8 个译本; 夏歆东^[4]于 2022

年认为杨宪益译 1986 年译本不存在, 但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陆志国^[5]于 2023 年列出了 12 个译本, 但其中有的译本是注解本, 比如威尔逊 (Wilson)^[6]的 1839 年译本和陆志国^[5]提到的塞继思 (Sykes) 的 1841 年译本。笔者认为包括杨宪益^[7]的 1986 年译本在内, 应有 11 个英译本, 2 个英语注解本, 共计 13 个版本。又因马修 (Mathew)^[8]的 2022 年译本译自于藏语版, 语序迥异, 无法实现句对应, 故笔者将其中 9 个译本整理成了汉英句级平行语料库。本文主要基于该语料库检索的数据开展研究, 无法用语料库检索的部分, 同过查阅文献实现研究目的。

2.2 文献查阅法

表 1 《佛国记》正文及后跋中出现的晋僧法名及次数 (按出现先后顺序排列)

法名	法显	慧景	道整	慧应	慧嵬	智严	慧简	僧绍	宝云	僧景	慧达	慧远
次数	41	8	7	1	2	2	2	1	5	3	5	1

3.2 法名语言学分析

法名, 既是语言现象, 又是社会现象, 下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身份、地位、称呼、礼貌四方面来分析:

(1) 法名的社会身份属性。“法显”作为法名, 也叫法号, 也就是皈依佛教后取的名字。法名同普通汉语人名具有一定区别性特征, 母语是汉语的人看到法名便能认知法名背后的僧人身份。根据比丘明《中国佛学人名词典》统计, 佛教法名最常用的汉字有“慧、道、智、法、宝、僧、圆”等; 此外, “觉、悟、空、了、玄、因、果、净、清、心、惠、云、灵、宝、妙、行、明、竺、佛、如、性、真”等也比较常用^[9]。笔者依据章巽《<法显传>校注》2008 年版^[10]统计, 文中共出现的晋朝僧人法名 12 个, 按先后排列分别是: 法显、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慧远。这 12 个僧人法名都符合这个规律。其中, “慧”字开头的法名最多, 有 6 个; “僧”字开头的法名其次, 有 2 个; “法、宝、道、智”开头的法名各 1 个。

(2) 法名的社会地位属性。法名除了表明其为僧人的身份外, 也在佛教内体现其辈分, 也就是地位。佛教法名一般都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往往代表一定的辈分 (即字辈), 同一辈分的僧人法名第一个字通常相同。比如《西游记》中,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法名分别为“悟空”、“悟能”、“悟净”, 这三个法号的第一个字“悟”相同表明他们三个是同辈师兄弟。当然, 不同的寺庙和宗派略有不同。但在同一个宗派或寺庙内, 根据其法名便知其地位。

《佛国记》这种历史文献研究, 首先是汉语校勘版, 其次是英译版本, 各自都有多个版本, 研究时需要查阅和对比大量文献才能开展。为确保语料库数据的准确性, 研究中查阅了大量汉语版《佛国记》校勘本及其英译本。

3 法名源语分析

3.1 法名统计学分析

法名本无明显的排他性形态标记, 因此笔者首先通过人工过滤的方法, 对《佛国记》中的法名进行统计。《佛国记》中提到的僧人法名, 共有 12 个。经语料库检索, 他们的法名 (法号) 在佛国记全文出现的频率如下表 1 所示。

(3) 法名的社会称呼属性。称呼是一种社会行为。

《佛国记》的作者法显, 在文中属于自称, 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地, 中国人称呼自己, 用名。因为名是父母或长辈取的, 法名则往往是师父或寺院主持给的, 相当于普通人的名。法名用于自称时, 相当于用名自称, 符合中国文化中的自称习惯。佛学界一般在法名前加“释”为法姓, 即随佛家始祖释迦牟尼的姓, 因此有的《佛国记》版本将其作者标为“释法显”。《佛国记》中除了“法显”为自称外, 其他法名属于他称。

(4) 法名的社会礼貌属性。中国封建礼教讲究“温良恭让”。古代自称以谦, 用法号称呼自己, 类似于谦称。《佛国记》中出现的 41 次“法显”, 相当于自称“贫僧法显”, 但省去了“贫僧”二字。如此一则简练, 二则无过于谦卑之嫌, 在书面叙事中甚是妥当。

3.3 法名的叙事学分析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 法显用自己的法名称自己, 表面上看是貌似第三人称, 实际属于以第一人称来叙事的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在中国古已有之, 和纪录片等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相同。这种叙事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增强代入感与共情, 提升真实感与可信度, 简化叙事结构等。《佛国记》作为一种行记, 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比较恰当, 体现出法显较高的写作叙事能力。

4 法名的英译分析

4.1 法名英译数据分析

语料库检索发现, 12 名晋僧法名在《佛国记》全文中共出现了 78 次。其中, “慧远”是在《佛国记》

后跋中出现的,多数英译版本没有翻译后跋这一部分,下文不做分析。下文基于语料库数据,来分析这些晋僧

法名翻译的优劣得失。经检索,得到下表 2 中各译本对晋僧法名的英译版本。

表 2 《佛国记》诸英译本中 11 名晋僧法名译文对照表

译本 法名	Laidley 1848	Beal 1869	Beal 1884	Legge 1886	Giles 1887	Giles 1923	Rongxi 1957	Xianyi 1986	Rongxi 2002
法显	FA HIAN	FA HIAN	FA-HIAN	Fa-hien	Fa Hsien	Fa Hsien	Fa Hsien	Fa Xian	Faxian
慧景	Hoei king	Hwui King	Hwui-king	Hwuy-king	Hui Ching	Hui-ching	Hui-ching	Hui Jing	Huijing
道整	Tao ching	Tao Ching	Tao-ching	Tao-ching	Tao Chêng	Tao-cheng	Tao-chen	Dao Zheng	Daozheng
慧应	Hoei ying	Hwui Ying	Hwui-ying	Hwuy-king	Hui Ying	Hui-ying	Hui-ying	-	Huiying
慧嵬	Hoei wei	Hwui Wu	Hwui-wu	Hwuy-wei	Hui Wei	Hui-wei	Hui-wei	-	Huiwei
智严	Chi yan	Chi Yen	Chi-yen	Che-yen	Chih Yen	Chih-yen	Chih-yen	-	Zhiyan
慧简	Hoei kian	Hwui Kan	Hwui-kin	Hwuy-keen	Hui Chien	Hui-chien	Hui-chien	-	Huijian
僧绍	Seng shao	Sang Chau	Sang-shau	Sang-shao	Seng Shao	Seng-shao	Seng-shao	-	Sengshao
宝云	Pao yun	Po Wan	Pao-yun	Pao-yun	Pao Yün	Pao-yun	Pao-yun	-	Baoyun
僧景	Seng king	Sang King	Sang-king	Sang-king	Sêng Ching	Seng-ching	Seng-ching	-	Sengjing
慧达	Hoet tha	Hwui Ta	Hwui-ta	Hwuy-tah	Hui Ta	Hui-ta	Hui-ta	-	Huida

依据上表 2 中的数据,以“法显”为例,在 9 个英译版本中,6 个译者先后共用了 7 种翻译方法,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为 FA-HIAN、Fa-hien、Fa Hsien、Fa Hian、FAH Hian、Fa- Hsien、Fa Xian 等。

4.2 法名英语译者分析

为分析《佛国记》诸译本中晋僧法名英译的历史演变过程,以下将 7 个译者(含马修)的汉语法名英语译文按历史顺序做对比分析:

4.2.1 莱德利译文

莱德利(Laidley)^[11]的《佛国记》1848 年英译本将“法显”翻译为 FA HIAN。为什么“显”被音译为 HIAN?据笔者调查和访谈,应该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受到南方方言发音的影响。在两广和湖南大部分地区,某些在普通话里发 x 音的,在当地发 h 音。常见的例子较多,比如鞋(xié),当地人读作 hié,杏(xìng),当地人读 hèng。最典型的便是香港的香(xiāng),当地人读 háng 或者 hóng,以致于后来英语里用 Hong Kong 指代香港。其次,Laidley^[11]翻译《佛国记》时(1848 年前)威妥玛拼音还未形成,西方人已经开始尝试用英文字母拼写中文名字;但南方香港、广州等地对西方通商较早,来华的西方人常接触的是南方方言,即粤语,而不是北方的官话。所以,“显”被译作了 HIAN。

从上表 2 可以看出,Laidley^[11]的 1848 年译本是最早的《佛国记》英译本,但是其翻译版本依据的是雷慕莎(Remusat)的法译本。但是尚未发现证据表明在

法名翻译上,他受到了法语的影响。但其拼写采用的规则不同于当代英语对姓名的拼写规则,即,如果姓名里有两个以上的词,那么每个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另外,从发音上判断,如前文所述,他可能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很多发音不同于当代汉语的发音,而当代汉语即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

4.2.2 比尔译文

比尔(Beal)的 1869 年译本^[12]和 1884 年译本^[13],对“法显”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1869 年译本中翻译为 FA HIAN,而 1884 年译本中翻译为 FA-HIAN。前者和莱德利的 1848 年译本^[11]中译文一致,也许是借用了莱德利 1848 年译本^[11]中的译法。后者加入了一个连字符,或是源于威妥玛拼音,或是根据英语的发音和人名书写习惯进行翻译的。比尔 1869 年译本^[12]和 1884 年译本^[13]在翻译“法显”的时候译文用的全大写英文字母,这代表庄重,正式。但比尔 1884^[13]年译本增加了一个连字符,也是颇具匠心。因为“法显”是个法名,相当于俗名,不是姓和名的组合关系,应该按一个词去读,故应写在一起;但若不用连字符,写在一起,容易从发音上产生不同的判断(比如有些英文人名中的 h 字母不发音),所以为了确保更接近汉语的读法,故用了 FA-HIAN。

总体来看,比尔 1869 年译本^[12]和 1884 年译本^[13]在晋僧法名的翻译上有 2 个方面差别:

首先, 比尔 1869 年译本^[12]误将法名拆分为两个词, 一个当姓, 一个当名, 翻译时各自首字母大写。如前文所述, 这种翻译方法是错误的。但是比尔在 1884 年译本^[13]中, 很显然发现了这一错误, 在拼写上将两个音节按一个词处理, 但是为了符合汉语发音的习惯, 在两个音节中间加入了连字符, 这是翻译上的一种进步。

其次, 在慧简、僧绍、宝云三个法名的处理上, 比尔 1869 年译本^[12]和 1884 年译本^[13]不同, 也就是说, 比尔对其发音进行了修正。比如, 僧绍的英译由 Sang Chau 改为 Sang-shau; 宝云的英译由 Po Wan 改为 Pao-yun。很显然, 从发音上, 修改后的版本比修改前更加符合源语的发音。但慧简的翻译则不然, Hwui Kan 改为 Hwui-kin, 其发音则偏离了源语的发音。因此, 尽管比尔 1884 年重新翻译了《佛国记》^[13], 但人名处理上, 仍存在一定问题。

4.2.3 里雅阁译文

里雅阁 (Legge) 只有 1886 年一个英译本^[14], 其“法显”的翻译用的是 Fa-hien, 如上文所述, 这个带连字符的处理方法从拼写上也是恰当的, 既避免了误读, 又符合常用人名的通俗写法, 即首字母大写。这种译法, 从时间上来看, 可能受到了比尔 1884 年译本^[13]的影响。然而, 这个译法的读音 hien 和汉语的“显”读音相去甚远, 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里雅阁也是受南方方言影响, 他接触的南方当地人将“显”这个字读得和 hian 不同, 而是读 hien, 更不知道“显”在北方官话里应该读 xiǎn; 第二, 当时威妥玛拼音里没有 xiǎn 这种拼法。

根据表 2 中的数据来看, 里雅阁虽然只有一个英译本, 但是其对佛教法名的翻译比较准确。从音译的角度看, 拼写上用了连字符, 仅第一个音节首母应大写, 这应该是考虑到了汉语法名实际是一个词的事实; 另外, 尽管他用的应该是威妥玛拼音, 但基本上比较符合汉语发音习惯。

4.2.4 翟理思译文

翟理思 (Giles) 有 1887 年英译本^[15]和 1923 年英译本^[16], 共 2 个《佛国记》英译本。两个译本中, “法显”都被翻译为 Fa Hsien。Hsien, 按英文人名拼读规律, 一般的 H 不发音, 所以这个读音和当代普通话里“显”的读法更加接近。但由于时间久远, 无法考证翟理思是否受到了北方方言的影响。不过, 很明显这里 Hsien 从时间上看, 很可能受到了里雅阁 1886 年译本^[14]中“法显”译文的影响。因为这里 Hsien 和里雅阁 1886 年的译文^[14]Hien 在韵母上更接近。

翟理思两个《佛国记》英译本在晋僧法名翻译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不同:

首先, 翟理思 1887 年译本^[15]中用了一些表音符号, 比如 Tao Chêng、Pao Yün、Sêng Ching 等。由这些符号足见翟理思对人名的翻译比较重视, 对人名的发音和音调进行过认真考量。但是在翟理思的 1923 译本^[16]中, 这些符号全部取消了, 大概是因为并不符合英语拼写习惯。

其次, 翟理思的 1887 年译本^[15]中的法名英译, 两个音节拼写上是分开的, 没有连字符, 这会导致读者误以为法名是姓和名的组合。因此, 翟理思在 1923 译本^[16]中将其用连字符连了起来。这种处理方法和比尔的 1884 年重译本^[13]处理方法一样, 是有一定进步的。从时间上判断, 翟理思的 1923 年译本^[16]很有可能是参考了比尔 1884 年译本^[13]中法名翻译的方法。

4.2.5 李荣熙译文

中国译者李荣熙有两个《佛国记》的英译本, 即 1957 年译本^[17]和 2002 年译本^[18]。陆志国 2022 年^[5]认为李荣熙还有第 3 个译本, 即 1956 年译本^[19], 但这个译本只是节译, 故本文忽略。李荣熙 1957 年译本和 2002 年译本“法显”的译法也不相同。首先, 李荣熙 1957 年译本^[17]采用 Fa Hsien, 但没有连字符, 如上文所述, 也不够科学。从时间上看, 李荣熙 1957 年译本很可能是借用了翟理思 1923 年译本^[16]中的译法。然而, 李荣熙 2002 年译本^[18]却将法显译作 Faxian。从时间上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拼音方案》于 1958 年 2 月 11 日颁布, 李荣熙 2002 年译本采用了汉语拼音的人名拼法, 即 Faxian。这符合当代中国人的翻译习惯, 也彰显了民族自信。但实际上, 这种翻译方法可能导致不懂中国汉语拼音规则的人按英语拼读规则将其误读成 [fækʃin], 或类似的读音。

总体上, 李荣熙 1957 年译本^[17]和 2002 年译本^[18]在晋僧法名翻译上近乎迥异。通过表 2 中数据对照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首先, 李荣熙 1957 年译本^[17]对晋僧法名的翻译, 很可能借鉴了翟理思 1923 年译本^[16]中的翻译方法。因为只有一个晋僧法名的翻译和翟理思翻译不同, 即“道整”的翻译(翟理思 1923 年译本^[16]中译文为 Tao-cheng, 而李荣熙 1957 年译本^[17]中的译文为 Tao-chen)。实际上, 翟理思 1923 年译本^[16]中的翻译更接近汉语北方方言的发音, 而李荣熙 1957 年译本^[17]中删除了一个字母 g。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 大概跟李荣熙自己的方言习惯有关, 因为李荣熙是湖北武汉人, 在“整”字的发音

上可能鼻音不是那么重。

其次, 李荣熙 2002 年重译本^[18]中将晋僧法名用当代汉语拼音方案进行翻译。也就是说, 将法名翻译全部改为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法, 即两个音节按一个词处理, 首字母大写, 如无误读可能, 不加连字符。很显然这是因为汉语拼音方案是 1958 年 2 月 11 日公布的, 而且后来在中国得到完善和推广, 在世界上学习汉语的地方也逐渐进行了大面积推广, 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 2002 年时, 随着李荣熙对《佛国记》认识的深入, 对汉语拼音方案的熟悉, 开始采用了这一当代标准处理方法。

另外, 李荣熙 2002 年重译本^[18]中首次以夹注的形式, 对法名的翻译进行了改进, 即在“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一句的英文法名的翻译前面增译了“[the monks]”, 如下图 1 检索截图所示。经查明, 李荣熙 2002 年重译本^[18]中仅在此一处进行了夹注。但足以说明李荣熙 2002 年在重译本^[18]中注意到了法名翻译时, 应该关照不懂汉语佛教法名文化的读者。但他没有对其他的法名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进行夹注, 足见他对此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总体来看, 李荣熙 2002 年重译本^[18]中对晋僧法名的译文符合当代中国翻译界的标准。

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
(Laidley, 1848) It was them that they fell in with Chi yan, Hoei kian, Seng shao, Pao yun, Seng king, and several others.
(Beal 1869) It was here they fell in with Chi Yen, Hwui Kan, Sang Chau, Po Wan, and Sang King,
(Beal, 1884) Thus they met Chi-yen, Hwui-kin, Sang-shau, Pao-yun, Sang-king, and others;
(Legge, 1886) Here they met with Che-yen, Hwuy-keen, Sang-shao, Pao-yun, and Sang-king;
(Giles, 1887) Thus they fell in with Chih Yen, Hui Chien, Seng Shao, Pao Yün, Seng Ching and others;
(Giles, 1923) Here they fell in with Chih-yen, Hui-chien. Seng-shao, Pao-yun, Seng-ching and others;
(Rongxi, 1957) Thus they met Chih-yen, Hui-chien, Seng-shao, Pao-yun and Seng-ching;
(Xianyi, 1986) No translation
(Rongxi, 2002) Thus they met [the monks] Zhiyan, Huijian, Sengshao, Baoyun, and Sengjing.

图 1 法名“智严”译文检索截图

4.2.6 杨宪益译文

首先, 杨宪益 1986 年《佛国记》英译本^[7]中对法名的翻译方法和其前后的其他译者的所有译本均不相同。近年来杨宪益 1986 年《佛国记》英译本^[7]是否存在遭到质疑。夏歆东 2022 年时认为, “传言为杨宪益先生翻译的 1986 年版《佛国记》节译, 经过基于语料库的译者身份识别与判定实验, 实为李居士所译; 传言为杨先生所译的 1986 年版《佛国记》节译, 查无实证。”^[4]但从晋僧法名翻译上来看, 杨宪益 1986 年《佛国记》英译本^[7]不同于李荣熙 1957 年英译本^[17]。经语料库检索对比发现, 杨宪益 1986 年《佛国记》英译本(节译)^[7]确实和李荣熙 1957 年英译本^[17]几乎完全相同, 但其晋僧法名的翻译却并不相同。杨宪益 1986 年《佛国记》英译本^[7]中一共涉及 3 个法名, 即法显、慧景、道整。这三个法名分别译为 Fa Xian、Hui Jing、Dao Zheng。从这三个法名的翻译来看, 既不同于李荣熙 1957 年英译本^[17]的译文, 也不同于李荣熙 2002 年英译本^[18]的译文(见表 2)。因此, 不能说杨宪益 1986 年《佛国记》英译本实际就是李荣熙 1957^[17]年英译本译文。据笔者判断, 有可能是 1986 年杨宪益校勘了李荣熙 1957 年英译本^[17]的译文。(《汉魏六朝诗选》(2006 年重

印本第 206 页)明确注明《佛国记》的节译部分译者信息为“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即“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注: 一般认为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作品为杨宪益译, 戴乃迭校对; 学界对他们的合译作品简称“杨宪益译”, 本文上述标引按此惯例。)

4.2.7 马修的译文

如前文所述, 由于马修(Mathew)的 2022 年英译本^[8]译自藏语版《佛国记》, 语料库没有收录, 表 2 中未列出其数据。经笔者查阅其译本, 发现他对“法显”的翻译采用的是 Faxian。马修(Mathew)的 2022 年英译本^[8]的译文属于当代译文, 截止 2022 年, 汉语拼音方案已颁布 64 年, 在中国早已普及, 在世界上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汉语拼音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因此, 马修(Mathew)的 2022 年英译本^[8]可能是按汉语拼音拼出来的 Faxian, 但也可能是借鉴了李荣熙 2002 年译本中^[18]的译文。同时, 马修的译文也说明, 汉语拼音方案已经给国际翻译界所普遍接受。

5 结论

5.1 分析结果

综上所述, 10 个《佛国记》英译本(含马修 2022

年译本^[8]竟然对僧人法名有 7 种不同翻译方法,说明每个翻译家在不同时期都对法名翻译问题进行过深入考虑,但受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影响,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根据以上 10 个译本 7 种译法,所有译者均忽略了一点,即法名本身具有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辨识功能。这点如前文所述,中国读者具备一定的佛教语言文化常识,很容易认知。但是仅仅按照音译方法去翻译,就会出现源语社会属性信息在译文中遗失,致使普通的语(英语)读者就无法在初次读到 Faxian 一词时认知“法显”作为和尚身份的这一社会属性。因此,笔者认为,这里应该用增译的方法,添上 Monk 一词,即将开篇第一句的主语“法显”应译为“Monk Faxian”,或者用同位语表达其身份,即“Faxian, the monk”,而后文中出现的“法显”则可以用音译的方法,将其翻译为“Faxian”即可。

5.2 翻译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为了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笔者建议,汉语佛教僧人的法名在英译时应该采用以下步骤和原则:

(1) 将汉语法名当作一个名字,而非姓与名两个词的组合对待。

(2) 基于法名的普通话读音,按汉语拼音方案对法名进行拼写。也就是说,按当代英语名字的拼写规则将首字母大写;若双音节连读存在误读的可能,则用连字符隔开,但第二个音节首字母不大写。

(3) 最好在第一次出现的法名前加上 monk 一词,以使不懂汉语中佛教法名文化的读者明白法名所指之人的僧人身份。

参考文献

- [1] 辛献云. 谈汉语人名翻译的规范问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01): 65-69.
- [2] 骆传伟. 人名翻译的策略和理据[J]. 外语研究, 2014, (02): 77-81.
- [3] 梅中伟. 《佛国记》英译及相关研究综述[J]. 文存阅刊, 2020(30): 153-154.
- [4] 夏歆东, 李荣熙, 杨宪益的《佛国记》英译本疑点考释[J]. 普陀学刊, 2022, (02): 136-156+342.
- [5] 陆志国. 《佛国记》在英语世界的流传与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 39(04): 14-22.
- [6] Wilson, H. H. Account of the Foe Kue Ki, or 'Travels of Faxian in India'[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39(1): 108-140.
- [7] 杨宪益等译. 汉魏六朝诗文选[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3.
- [8] King, Matthew w. In the Forest of the Blind: The Eurasian Journey of Faxian's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 [9] 山民. 法号与道号[J]. 贵州民族研究, 1987, (04): 182.
- [10] 章巽. 《法显传》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1] Laidley, J. W. The Pilgrimage of Fa Hian; From the French Edition of the Foe Koue Ki of MM. Remusat, Klaproth, and Landresse 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M]. Calcutta: J. Thomas, Baptist Mission Press, 1848.
- [12] Beal, Samuel (tr).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M]. London: Trubner and Co., 1869.
- [13] Beal, Samuel (tr).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M]. London: Trubner and Co., 1884.
- [14] Legge, James(tr.).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 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6.
- [15] Giles, Herbert (t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M]. London: Trubner & Co., 1877.
- [16] Giles, Herbert (tr). The Travel of Fa-hsien,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M]. London: Cambridge, 1923.
- [17] Li, Rongxi (tr.). A Record of Buddhist Countries[M]. Peking: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1957.
- [18] Li, Rongxi. "The Journey of the Eminent Monk Faxian: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Faxian[G], Sengaku Mayeda et al. Lives of Great Monks and Nuns. Berkeley: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2002: 157-214.
- [19] Li, Yung-hsi. Record of Buddhist Countries [J]. Chinese Literature. 1956 (3): 153-18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